

日本战后教育的 回顾与反思

〔日本〕石井 透 著
王 符 于 兵 译

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1·广州

日本战后教育的回顾与反思

〔日本〕 石井 透 著

王符于 兵 译

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广州 石牌)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省德庆县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插页：8 印张：7 字数：160千字

1991年7月第1版 1991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2500册

ISBN 7—81029—050—9/G·3

定价：3.80元

出版说明

《日本战后教育的回顾与反思》是日本著名教育家石井透先生以他60余年从事教育事业的经历，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在联合国军占领下，按照美国的政策推行“教育改革”的一些措施，作了切身的回顾与反思。在此基础上，作者分专题分析和评述了日本当前存在的若干教育问题，并从日本文化根源的角度，通过与西方文化的比较，论述这种教育对当代日本出现的若干社会问题的影响。

本书资料丰富、内容翔实、分析精辟，对人们了解日本战后的教育情况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作者在试图从历史的角度考察日本的教育，尤其是战后日本教育暴露出来的问题时，对美国在日本中小学取消某些具有军国主义内容的课程、禁止有军国主义思想的教职员留任、禁止学校参与神社祭典活动等旨在清除军国主义政策在学校的渗透所采取的措施，持某些保留态度。对此，我国读者在阅读此书时，需加以分析。

原序

1945年、第2次世界大戦で降伏した日本は、連合軍の占領下におかれ、アメリカ軍の政策に基づいて、全面的大改革が行われた。教育も、それまでの軍国主義、国家主義教育が廃止され、個人の人権と自由を重んじる、アメリカ的民主主義教育に改革された。

この日本歴史始って以来、初めての異民族支配による改革によって、従来の日本は、根底から覆された。

その後、日本は、アメリカの縮図となり、思想、制度はもとより、文化、風俗、習慣に至るまで、すべてがアメリカ化した。

その結果、日本は戦争で荒廃した廃墟から奇跡的な復興をとげ、豊富な物資に恵まれ、個人の自由が大幅に認められる、近代的民主国家に変貌した。

しかし、人間世界には、完全無欠なものは存在しない。長所にも必ず短所は伴う。そして、光が強ければ強いほどその影は濃くなるものだ。民主主義とて、その例外ではあり得ない。

既に、紀元前400年、民主主義発祥の地、古代ギリシアのプラトンやアリストテレスも「民主主義は、その基礎概念である、自由と平等を適量に行使しなければ死を迎えるであろう」と警告している。

まして、日本の民主主義は、欧米のような思想的基盤のない上に、占領下という異常な状況下において外圧によって、独自の歴史や伝統、国民性を無視して、一挙に導入されたものであるだけに、多くの問題が内在するのも当然である。

世界的な数学学者で文化勲章をうけ、鋭い文明批評家でもあつた、日本の岡潔教授（故人）は、「教育の結果は、よく顔つきに出るものだが、戦後、日本の教育を受けた青年の顔は、動物性が大きく入りこんだ感じである。まさに、超スゴイで近代を逆行し、人から動物に変わりつつあるという感じだ」と戦後の日本教育の欠陥を指摘している。

たしかに、戦後、日本は、物質的には豊かになり、多くの物が満ちあふれ、便利で住み易くなつた。

しかし、その反面、物欲肥大の自己中心の人間が増加し、人間性的喪失や精神の貧困という憂うべき風潮が社会全体に蔓延している。

日本で戦前まで長い間、道徳の基本としてきた、儒教精神も影をひそめ、今や、多くの日本人の念頭からは、人間生活を営む根本には、儒教でいう「仁」（人間相互の思いやり）や「信」（人間相互の信頼感）が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いう考えも消え去りつつある。

既に、戦後生れの人口が六割を超えて、戦時中や敗戦後の占領時代の体験者が減少するに従って、当時の実態は次第に風化し、その認識や反省も乏しくなつた。そして、多くの人は、現在や将来への不安や危惧を持たず、漫然と現状に安住して過しているように思われる。

そこで、先般、戦前戦後に亘り半世紀以上を、教育に従事し、その間、占領下の教育改革にも直接携わった自らの経験に基づいて「教育を考える」を著述した。

これは、日本の将来を考え、現状を憂え、その根本は教育であるとの理念から、日本の戦後教育に内在する主要な問題について歴史的な考察を試み、それに論評を加えたものである。

このたび、図らずも、それが、中国で翻訳出版される運びとなつたが、1976年以来、開放政策をとり、近代化改革を推進しつつある中国の人びと、特に教育関係者にとって、本書が、他山の石として、些かでも資するところがあれば、著者として、これに過ぎる喜びはない。

平成3(1991)年7月

石井透

译序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投降后的日本，在联合国军的占领下，按照美国军队的政策，进行了全面的改革。教育领域内也废止了以前的军国主义、国家主义的教育，进行了尊重个人人权和自由的美国式的民主主义教育的改革。

日本有史以来第一次依靠异民族的统治进行改革，过去的日本彻底地消声匿迹了。

从此以后，日本可以说是美国的一个缩影，它在思想、制度以至文化、风俗、习惯等方面完全趋于美国化。

其结果是，日本因战争遭到破坏，又从废墟上奇迹般地振兴起来，得到了丰富的物资，个人自由受到尊重，很快转变成为现代化的民主国家。

可是，在人类世界十全十美的事物是不存在的。有优点就必然会伴随着缺点出现，而且，一般来说，光线越强，其影子就越浓。对于民主主义来说，也并不例外。

在公元前400年民主主义的发源地古代希腊的普拉顿和阿里斯德泰勒斯曾警告人们说：“民主主义的基本概念必须是适当地行使自由与平等这一权力，否则，将会迎来死神”。

日本的民主主义，没有欧美那样的思想基础。由于日本受占领下那种不正常的外部压力，强权所控制、所形成的民主主义，无视自身的历史、传统和国民性，而是一味地引入西方的民主思想、文化、制度等，所以在内部存在着诸多

问题也是理所当然之事。

曾荣获世界文化勋章的数学家、尖锐的文明批评家，日本的岡潔教授（已故），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战后日本教育的缺欠：“教育的结果，虽然展示了一种较好的精神面貌，但战后接受日本教育的青年人却好像是动物性机能充斥了他们的整个身心，而且是超速度地与时代逆行，令人感到好象是人又变回到动物时代”。的确，战后日本在物质上是极大丰富的，许多物品充满市场，而且又易于居住、生存。

但是，其反面，追求物质享受、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不断增加，丧失人性和精神上贫困这种令人担忧的势头风靡整个社会。

日本在战前很长一段时间作为道德的基本——儒教精神蕴含于整个社会之中。现在，人类生活根本——儒教中的“仁”（人类间的相互同情）和“信”（人类相互间的信任感）这些思想在日本人的头脑中已逐渐消失。

战后出生的人口已超过60%，随着战时和战败后占领时代体验者的减少，当时的实际状况在逐渐地淡化，人们缺乏对其认识和反省。而且，众多的人们对于现在和将来没有畏惧感和不安心理，处于一种茫然不知所措，满足于当前舒适生活的状态。

因而，战前战后半个世纪以来，对于一直从事教育工作的我本人来说，在此期间直接从事占领下的教育改革，根据这些经验和体会，写出了拙著《日本战后教育的回顾与反思》。

在本书中，考虑日本的将来，忧虑现状，认为最根本的是教育。从这一观点出发，对日本的战后教育所表现出来的主要问题，试图从历史的角度考察，并加以评述。

这次，出乎意料地有机会幸运地在中国翻译出版此书。中国自1976年以来，采取了改革开放政策，推进了现代化的改革进程。对每一个中国人，尤其是对与教育有关的人员来说，本书若能作为他山之石起到一点参考资料的作用，作者本人则不胜欣喜。

平成3年（1991年）7月
石井 透

目 录

原序	(1)
译序	(1)
第一章 占领下的教育改革	(1)
美国的教育政策.....	(1)
军政部教育官.....	(9)
学校视察.....	(14)
教职员资格审查.....	(19)
私立学校的行政.....	(40)
(附件) 四大指令.....	(46)
第二章 教育的荒废	(48)
教育的荒废.....	(48)
教育的偏差.....	(56)
教育管理	
——校规.....	(66)
家政教育.....	(83)
学习欲望.....	(93)
论教师.....	(101)
第三章 日本人的道德性	(116)
日本人的道德性.....	(116)
耻辱的文化	
——日本人的道德观.....	(128)

个性的形成	
——自我意识(141)
法律与道德(154)
夫妻关系问题(166)
男女平等	
——女性的自立(193)
后记(214)

第一章 占领下的教育改革

美国的教育政策

1986年3月我有机会参观了神奈川县立文化资料馆举办的“占领下教育改革展览”。尽管这是一个小规模的展览，但却展示了41幅资料，其中有令人感慨颇深的文件资料，如在1946年1月根据文部省指示删改过的“墨涂教科书”、“教职员资格审定书”，还有纸张粗糙的“誊写版印刷通牒”。

然而，当我停立在罗伯特·P·麦克迈奈斯大尉的照片前面时，我彷彿又回到了40年前的梦境之中。那时我们一边忍受着战后美军占领下战败国的悲哀和屈辱，一边过着艰辛而又苦难的日子。这张照片使我即刻联想起这些往事，因而使我久久地停立在那里。

那时我任神奈川县视学官^①，由于从事“教职员资格审查”工作的关系，同他接触较多，他那副野兽般的凶恶阴险的表情，我是永远也不会忘记的。

他从1946年起直到1949年11月调到关东军团之前，担任神奈川军政部教育官（1946年11月开始任教育科长）。联合

① 视学官，从事督导、监督学校，而且具有任免学校教职员人事权的行政高官。威权已被废止，督导和人事分开，分别进行管理。——译者

国军队占领日本之后，军政部的组织整顿是在1947年前后进行的。整顿后的军政部缩减了机构。军政部的指导监督工作不断增强则是在1949年前后，所以在任期间，也就是占领军的鼎盛时期。

他具有代表占领军支配教育的绝对权力，督促日本的教育改革，对开设六三制这种新制中学的有关人员施加压力。对教育委员会制度的实施、在各个地区召集居民进行说明、对指导方针的彻底贯彻执行、教育委员候选人的人选等等事项，都进行过粗暴的干涉。此外，就当时的民主教育来说，对于在学校里担任管理职务的人和教师的一切行动，他也亲自加以指导和干预。而且，他亲自视察学校，受理匿名信，从来都是以不容争辩的强硬态度示意下属加以改善并贯彻其意图。对于不顺从他领导的人，则要求立即罢免，这种作风，即所谓的麦克迈奈斯旋风①席卷于整个神奈川县。

实际上，正是他作为占领军的权力化象征，使全县教育界为之震撼，所有的有关人员都陷入一种极为恐惧的状态之中，就象害怕鬼神似地整天战战兢兢。他在任期间，中、小学校的校长，（旧制②）每天上班之后，在平安无事地度

① 麦克迈奈斯旋风：旋风即由强烈的风力而引起的旋转空气涡流，这是一种自然现象。用于事物的比喻，形容受到极大的影响。麦克迈奈斯旋风是指当时他的行动对周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故称为“麦克迈奈斯旋风”。——译者

② 新制、旧制：战后在美军占领下实施的改革制度称为“新制”。在此之前的制度为“旧制”。所以即使同样都叫作中学，高中的名称，但内容却截然不同。为了有所区别才称之为“旧制”与“新制”。例如：旧制学校义务教育6年结束，而新制学校小学实行6年义务教育结束后，中学8年也全部实行义务教育。

过“魔鬼般的10点钟”之前，毫无朝气，暮气沉沉。

因为麦克迈奈斯总是习惯于在上午10点钟左右，乘着尘土飞扬的吉普车驶进校园，他身穿军服，在田中翻译的陪同下走下车来，他那副威风十足的架式，令人望而生畏。

转眼之间已经过了40年，当时在学校里任职的教职员基本上已经退休，离开了学校。麦克迈奈斯也早已远离过去同他共过事的人们，现在知道他名字的人已不多，当时同他在一起共事的行政官员多数离开了人世，余下的人屈指可数。

麦克迈奈斯的名字随着从事占领下教育改革的行政人员的困惑、苦脑一起，在岁月的流逝中消声匿迹了。

二

联合国军教育改革的宗旨，就是要把日本的教育改革成为美国式的民主主义教育。因此，地方军政部教育官对日本的态度，尽管有友好的方面，使人感到与强迫式有些差别，但都是原封不动地沿着既定的方针进行改革。

而且，联合国军的占领政策是要使日本处于俯首听命、任意摆布的软体化之中，教育改革理所当然要在战胜国的立场支配之下进行。

战争结束后（1945年9月22日），美国公开发表的政策文件“日本投降后美国初期的对日方针”中明确规定：“日本国不许再次威胁美国，也不允许构成对世界和平和安全的威胁。”另外，在宪法第9条中明确宣布和平国家的理想，实际上这是为了使日本不再威胁其他国家而制定的条款。

1986年，藤尾文相（因教科书问题而被罢免）在“朝日电视”中，严厉地指出：“战后的教育，是消灭日本的教育；占领下的教育是不让日本东山再起的教育，这种教育否

定了日本的民族性，是轻视传统的教育。”1963年，濑户文相也明确指出：日本教育荒废的最深根源就是占领政策的影响。所有过去的道德、习惯、历史、传统，等等，都遭到破坏。完全是根据占领政策的指令，为亲美国民制定出来的条令。那些指令条文，虽然也有较好的方面，但是对于日本国民来说，指令条文中所描绘的社会，未必就是一个使人向往的幸福社会。

的确，战后不论涉及什么领域，都对美国式的思考方法和风俗习惯加以赞美，而对日本的传统、风俗习惯却作为封建的东西加以否定，教育也全部变成了美国式的教育模式。

当然，对于美国的教育，濑户文相也曾这样说过：“他们的教育思想、教育体系也有其成功的方面，当时在他们的教育官员当中，也并非清一色都具有战胜者的统治意识。在他们中间，依靠美国的教育改革，真正为了日本的将来，从善意的角度考虑问题的人也为数不少，这也是事实。”

尽管日本有其特有的传统文化，但是由于绝对信赖美国的价值观念，而无视历史、国情和国民性等差别，强迫地而且急不可待地引进，也造成了极大的误谬和混乱。

日本战后的教育改革，虽然有功过之分，但其结果，毕竟使日本教育有一个较大的变化。六、三、三、四学制及其教育委员会制度，如果没有美国的大力支持和促进，最终也不会实现，这也是事实。美国的理想和样板终于使民主主义教育在日本扎下了根。

三

但是，被称之为教育荒废的当今教育所引起的一系列问题，如家庭的崩溃，青少年的犯罪、暴力、凌辱等许多问题

不断增加，制定与之相对应的政策迫在眉睫。

作为民主主义创始人的美国，坚信民主主义是不可触犯的、绝对至上的东西。但“世界属于美国”这种令人感到光耀的情景，最近在日本也逐渐地消声匿迹或趋于淡化了。

所谓民主主义，正如英国的邱吉尔所说的那样：“只不过是一种毫无价值的方式而已。”并且指出：古代希腊的普拉顿和阿里斯德泰勒斯早就说过，民主国家希腊的没落，是由于民主政治的欠缺和失败所导致的结果。同时也警告人们说，假如不适当当地要求自由与平等的话，民主主义将面临死亡。

普拉顿对民主制度崩溃的根源所作的论述，与当今的日本现状多么酷似，实在令人担忧。

民主制国家要求平等自由的那种无止境的欲望导致民主制的崩溃。渴望自由的最终结果之所以受到个人和集体的赞扬和尊重，是因为被统治者变成了统治者，统治者变成了被统治者。在这样的国家里，自由的风潮必然要传播到各个角落中去，而且已发展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这种风潮，甚至已漫延到每个人的家庭中去。例如：作为父亲的如象孩子一样，并且养成了一种惧怕孩子们的恐惧心理的习惯；相反，儿子如果同父亲一样的话，那么，在父母亲面前，就丝毫不会有害怕和羞怯的表情。以此类推，老师怕学生，就会奉承、讨好他们；相反，学生则会轻视老师。一般来说，年轻人认为对年长者采用对等的、肆无忌惮的语言，粗暴的行为，这就是平等。另一方面，年长者认为若不与年轻人打成一片，年轻人就会认为自己是权威主义者。因此，年长者象年轻人那样机敏和好开玩笑的大有人在。

这些事情汇集的结果表明，国民的精髓变得毫无阳刚之

气，但又十分敏感。一旦受到某种压抑，便难以自恃。

而且，无论是对已成文的法律也好，还是对没有写进法律的道德规范也好，这种人似乎都不屑一顾。他们不把任何人作为崇拜的对象，而只认为自己高于一切。

在教育审议会上研讨了教育改革。此外，还从各个方面对教育多次提出了意见和批评。但是，现在的日本教育制度是在占领下战胜国的外部压力下形成的，若不站在已成为历史事实的立场上，那就免不了受到不合实际的非议和指责。

四

1987年12月24日，在文部省召开的“教育课程审议会”上，中岛文相就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新的教育内容现状况作了答辩。他说，与以往的四次修订内容比较，这次最大的特点，是将所谓战后教育的象征“社会科”从小学低年级和高中教育中取消，构成了新的教学内容，使战后教育的方针有所转变。

1972年开始设置的现行“高中社会课程”被看作是现代社会所必须学习的一门课程，而日本史、世界史、伦理、地理、政治、经济等五门课程被定为选修课程。

上述这些课程编到“社会课程”之外，并且又重新编写“史地”（世界史、日本史、地理）和“公民”（现代社会、伦理、政治、经济），把世界史定为必修课程（1969年起实施）。

众所周知，“社会课程”是战后根据占领军的指令设置的。在此之前开设的是“修身”（道德）、日本史、地理，这些课程当时被看作是“国家主义教育”的课程而被废止，取而代之的是以“培养民主式的社会人材”为目的的课程。

“社会课程”是根据美国占领政策的需要，缺乏实际内容和理论知识，站在美国经验主义和现实主义立场上设置的，所以有许多不符合日本国情的地方，从一开始就是有问题的课程。

吉田茂首相对此颇为感慨：“在社会课程里面，竟然不能讲授世界之首的日本国。”1952年政府在野党在联合会议上发言说：“为了培养健全的国民道德，打算恢复修身（道德）、历史、地理等课程的教学。”这种见解，在日本的执政者和领导阶层中根深蒂固。在1958年召开的教育课程审议会上改变了“社会课程”的指导方法和计划，谴责了过多地贯彻美国指导的“经验学习”，明确指出要强化地理、历史、道德教育。

在那以后，尽管中学教育审议会和临时教育审议会都把教育课程的改善作为主要问题提了出来，但是效果不佳。废除社会科课程之所以难以实现，主要是因为与此有关的人员极力反对，而且强调若废除该课程，岂又会使战前教育得以复活了吗？这种不安和警戒心理在一般人的思想当中甚为强烈。

历史学家，原东京大学校长——林健太郎先生（参议院议员）在很早以前就主张过：“正是因为占领下的教育改革，停开了日本历史和日本地理，而把这些课程统统包括在社会科课程当中，这种做法一定要加以改正。”这种强烈的呼声在参议院中此起彼伏，不断高涨。在那次的修订中许多议员认为：“历史的确是一门学问，但不是社会科课程的学问。加强人文学科的内容，便把历史放进‘社会课程’当中，这样做仅仅强调了社会科课程的一面。而作为人文学科的历史科学则被轻视，淡化了对文化的理解。”

还有的议员认为：“社会课程作为必修课，就好象报纸